



这个问题向本人提出来的时候，忍不住笑了，想不笑都不行，而且是坏笑。回答也让提问的人笑起来，我说现在就最适合读书，为什么，因为外面有新冠肺炎，大家都怕死，都乖乖地在家窝着，你不读书，还能干什么。这个回答是在玩小聪明，在忽悠别人，好玩的事多着呢，谁说在家窝着只能读书。

4月23日前夕，接到好多电话，说世界读书日到了，你得说几句。说实话，对这个日子始终抱有成见，根据惯例，到了这一天，无非是号召大家读书。我总是会联想到三八妇女节，想到五一劳动节，还有儿童节，这些节日都是用来庆祝和放假。按说读书日也应该这样，给读书人放一天假，咱们不读书了，咱们休息一下。

世界读书节的设立，当然不是这意思，读音乐起于民间，此话一点不假。

小辰光，屋里有只电唱机，就放在我睡觉的小床背后，床脚头，是姆妈放的一只白漆皮的低柜，低柜用布帘遮着，里面肉松、饼干、糖罐头、酸黄瓜、面粉、酱菜、番茄沙司，凡与美食有关的一应俱全。低柜上，放着一只大白瓷凉水缸，天热从外面跑进屋里，半夜里嘴巴干，龙头一开，咕嘟咕嘟，一大杯水一饮而尽，杀克！

至于那只电唱机，实际上是只连体柜机，上面是唱盒、唱盘、唱针，顶顶贵重的都在上面了。柜面下面，是五排抽屜，小端端的，原来每格抽屜都是放唱片的，后来唱片逐渐遗失，加上我在家里（主要是姆妈心里）的地位一点点攀升，下面两格变成了我的书柜，里面放的书，印象最深的，是一本《金龙王》，还有苏联儿童文学《怪老人》《丘克和盖克》《少年鼓手的命运》、秦兆阳的儿童散文《春天里的童话》等等，两格抽屜装得扑扑满满。屋里厢的大人，从姆妈、爸爸、三姨，到寄寓在阿拉屋里的黄侃、黄

绍兰的女儿黄允中，统统欢喜听京戏，四大名旦中，程砚秋是伊拉的最爱，然后是梅先生。生日净丑中，我记住了一个高百岁，伊拉听京戏，我只学会了一句：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上”，另外就是每张唱片的开场白，一个软绵绵、嗲悠悠的女声：“百代公司特邀……”

在所有的唱片中，还有属于我的一套小唱片，那是三姨送我的生日礼物——《小红帽的音乐》，格套唱片里，每张唱片当都贴着一只圆形的彩色标记：一个西方巫婆戴着又长又尖的黑色山林帽，虽然长着大大的鹰钩鼻，面相和善，骑着一只大鹅，飞驰而来。

假如把我睡觉的小床比作诺亚方舟的话，有水有食物有书有音乐，我是绝对不愁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，当然，还有永远在我梦中飘着的姆妈的栀子花和白兰花香扑扑满满。那个时代的音乐无疑是匮乏的。渴望在声音

江南一派春色，途经泰安路，想到了贺绿汀先生，1999年的春天，贺先生就是在泰安路76弄与世长辞，走完他光辉而不朽的96年生命历程。

纵观贺绿汀先生创作的歌曲，题材多样、艺术性强、脍炙人口、传唱不衰，其中有一首《英雄的五月》，虽然不长，却倾注了贺绿汀先生对工人阶级的挚爱深情。1958年5月，词作家皮作玖先生以炽热的情怀创作了《英雄的五月》歌词，贺绿汀欣然为其谱曲。此歌共八句：漫天的红旗迎风飘扬，英雄的队伍奔向前方，工人阶级乘长风破海浪，五一劳动节千万人齐欢唱。红五月，英雄的五月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结成一个力量，英勇斗争为和平解放，我们一定要全世界放光芒。我依稀记得，那个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与一群小伙伴在里弄玩耍完毕，当回到家中却见母亲正全神贯注跟着收音机学唱歌曲。我问母亲学唱啥歌？母亲说是《英雄的五月》。我不听则已，一听说被它那豪迈流畅的旋律所吸引，虽然我当时年纪尚小，但也情不自禁跟着学唱起来，待将此歌学会已是夜幕降临、万家灯火之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直至七十年代，每到五月，电台总要播放这首《英雄的五月》，而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不仅对此歌更加热爱，而且还逐渐了解贺绿汀先生创作此歌的精到之处，深为叹服和敬佩。此歌原先第一句为：“漫天的红旗迎风飘扬”，经贺绿汀之手改为：“漫天的红旗迎风飘扬”，一字之改凸现了贺绿汀先生创作的高超水准。倘若原字不改，那么“扬”字是上扬声，第二句的“英雄的队伍奔向前方”的“方”字势必必要下滑，现在“荡”字用低音5，这就为后面“方”字的中音5起到了铺垫作用。由于此歌朗朗上口，适合群众演唱，而且又充满着鲜明的时代感，它与贺绿汀早期创作的大合唱《十三陵水库》有着异曲同工之美。

斯人虽去音犹在，漫步泰安路，《英雄的五月》自然又在我心中回响，它是那样激越，又是那样温馨……

什么时候适合读书

叶兆言

书日可不是为了给读书人放假。我们在这一天登高一呼，号召大家要读书，这说明什么，说明大家其实都已经不怎么读书了。这是件很遗憾的事，然而又是现实，现实就这样。怎么办呢，或许也没什么好办法，人要是真不愿意读书，怎么号召也没用，没有能够改变的灵丹妙药。

因此读书人只能自我安慰，该说的还是要说，该号召的还是号召。读书是件很美好的事，你不读书，对别人未免有损失。读书跟美食一样，你不去吃，不去品尝，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。骗人读书有点不厚道，但是读书这么美好的事，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一个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的人，不把它告诉别人，不把这

中听到生日快乐的小朋友，常常会记牢那些不经加工的淳朴的民风之声。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，美食讲究色香味，格里厢，视觉、嗅觉、味觉都有了，就是缺一个

儿时上海弄堂里的音乐

张光武

听觉，其实偏偏就是选格听觉不可以缺少。小辰光，我阿姐生白喉，大人怕我让着，让跟着三姨，白天醒来，三姨不让我起来，要我继续睡，百无聊赖，我就竖起耳朵听空旷的弄堂里偶尔传来的声音，就格能介，我只耳朵记牢了“削刀磨剪刀”，记牢了“啊有坏格棕棚藤棚修哦”，记牢了“白兰花要哦栀子花”，记牢了“五香茶叶

蛋”，也记牢了“方糕马菱糕”。后来我自家亲自吃过杏花楼的方糕，吃过苏州观前街的马菱糕，吃过广州的伦教糕，不管那能，吃来吃去，就是吃不过小辰光耳朵里听到的“方糕马菱糕”，依讲怪哦？

我有辰光瞎想八想，大概是从小在爱读书的姆妈身边长大，我格个人固执

着于精神和感情的东西，胜过物质。有趟去一个风光美丽的地方白相了一天，后来有人问我白相得开心哦，我回答一般般，于是伊讲我不要特虚伪，其实我讲的是真话，赏心悦目者，对的地点，对的时间，对的人，三者不可缺一。

小辰光上海弄堂里的美妙音乐，不仅限于有声，还有无声的画面背后

个信息传递出去，也不好。

有一个时髦词叫共享，俗话说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就算了，还是自己忍受吧，有福，有点什么好事，把它们分享给大家，应该还是很不错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读书永远是件美好的事情。还是那层意思，不读书伤害不了谁，也未必伤害了自己，你无非是失去一个非常好的享受机会。有福同享，你真不愿意与一起分享，只能一别两宽。

电话里非要推荐一本书，于是不能免俗地推荐几本。没什么道理，只是突然想到。第一本，王小波的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第二本，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群魔》。第三本，钱锺书先生的《围城》。本来只该应景推荐一本，一下子却想到了三本，说明我也吃不准。一个读书人会喜欢很多书，会爱很多书，还是说老实话吧，哪有什么最爱的书，哪有什么最适合读书的时候。

让依发挥无限想象的音乐。譬如热天里阿拉弄堂里经常来一个浦东过来卖西瓜的矮子，伊卖的西瓜是长瓜，里厢的瓢是嫩黄颜色的，吃起来蜜甜蜜甜，姆妈买来瓜以后，汰干净，拿瓜一切两，放在圆台面上，像两只四平八稳的舢板，关照我乖乖汰好浴可以吃，我汰得清清爽爽坐在台面旁边，用调羹挖着嫩黄的瓜瓢往嘴巴里送的辰光，安静的空气里，洋溢着调羹亲近瓜瓢的声音，舌尖慢慢品尝甜汁的声音，如此静谧如此可人，不就是一种难得的生命尽享愉悦的音乐吗？

如今市面上已不多见那种浦东长瓜，难得在8424中间拣到一只黄瓢的，像觅到宝一样，是浜瓜。儿时弄堂里曾经美妙的音乐、美妙的画面，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儿时弄堂里曾经美妙的音乐、美妙的画面，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感谢“夜光杯”刊登《岳州路上那些事》，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发来信息，意外的是，“批评”居多：岳州路不长，事情多，“怎么只写这点？”想想也是，古人说“民以食为天”，那里所有的“韶华”似乎都与吃有关，就再说说与岳州路美食有关的事情吧。

138地块的马路对面，在岳州路和临平路转弯口原本有个饮食店。按现在眼光，这种蜷缩在街头巷尾的小店实在简陋，但仗着与厂门、家门咫尺之遥的优势，更因价格便宜亲民营业时间长，是当年很多人每天“打卡”的餐饮休闲场所和公共客厅。其中小油豆腐粉丝汤最受欢迎，常有上早班的青年人到车间“点个卯”后，睡眠惺忪地跑来一团菜饭一碗汤，便“人生复何求？”若再加点点钱，盛汤的爷叔会放一撮鸭肠、鸭胗丝，顿时口感不一般。每天傍晚一些下班的职工相约在此小酌，白切猪肉也因此享誉附近几个工厂。后来上班的也来热闹猛，喝一杯，极易引发安全事故，甚至铜带厂一个痴迷“这一口”的在此过把瘾后突发脑溢血走了，于是几个厂联名要求小店不得供应白酒，小店便悄悄地没了踪影。时至今日，聊起转弯口上油豆腐粉丝汤，若边上有人惊喜，“你也吃过？”关系就近了一层。

供应短缺，有肉就欢。记忆中的美食有十八厂的肉包、胶带厂的骨头汤阳春面和铜带厂的红烧肉、豆豉蒸小排。每天上午10点，三家食堂菜谱就已人所周知。始终纳闷在没有手机、电话也不普及的情况下，信息如何不胫而走？最受周围女士青睐的是毛毯厂65元一条内销价羊毛毯，那时买的，现在还在盖，可见质量之好，喜爱之深。有位

铜带厂女职工前几天说：规定只供应本厂职工，但附近好多两个厂职工是一家，一条弄堂的同事亲戚朋友遍天下，只要想买都会如愿以偿。这才恍然：羊毛毯尚且如此，透露几个菜名事体实在太小。

那时岳州路上有共识：毛毯厂年轻姑娘多，胶带厂的人橡胶味道重，铜带厂机器“咣咣响”个个“喉咙粗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国企的黄金年代，三个厂福利周围邻居一目了然。春节前夕铜带厂发猪腿和活福的卡车停在路边，职工下班后提猪腿拎活鸡，戏称“扛着歪把子别着勃朗宁烫平文母娘”。又请红帮裁缝给每个职工量衣做西装，精工细作犹如当下的“高定”；不久坐门房间的也中规中矩地西服打领带，成了最好的广告。很快就有顺口溜：嫁人就嫁铜带厂。不过对面弄堂里的未来丈母娘还要“象牙筷上扳雀丝”：这身西装做得像啥样子？于是有职工向厂长嗷嗷地告状：有懂经的老阿姨说手抬起来袖子管也遮不牢，是偷工减料。“北钢”毕业的侯厂长是“老铜带”，回答得刮辣干脆：懂啥经，西装就是这样！一语定乾坤。其实附近几家工厂关系很好，铜带厂与胶带厂用岳州路小学校舍联合举办“期托班”，到饭点好吃的争着往里送。

这次征收征询启动后，瞬间达到规定签约率。“铜带”群里有人说：尽管逼仄、简陋、潮湿、摇摇欲坠，但父母在这里成家，我在这里结婚，女儿在这里出生……感慨之情漫溢屏幕。不妨来一段现在流行的RAP：岳州路的事，只许自己骂，只许别人夸，这是我的家；老家要拆啦，新家美如画。



有一碗霉干菜夜开花汤，心急慌忙中，夜开花没刨皮就切片了。老爸只得边吃边吐皮，妈妈则连皮带肉吃得津津有味。我满脸通红，从此不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。现在我也常常捋起袖子冲进厨房把妻子挤到一边：“我来！”我对厨艺的热爱，源于父母的宽容与信任。

现在，绍兴霉干菜与儿时记忆相差甚远。即使是作为豪华版的干菜笋，也鲜有让人称心的佳品，不过我们家还是经常烧霉干菜焗肉。夏天胃纳欠佳，就烧一锅霉干菜虾干汤。一碗下肚，两眼放光，这是我的“回魂汤”。

儿子数典忘祖，对霉干菜敬而远之，那么我只能将传承故乡味觉基因的重任寄托在小孙女南南身上。去年夏天，儿子一家去绍兴旅游，在火车站候车返程时南南急得快哭了，原来玩得高兴，把我她要带一袋霉干菜的嘱托给忘了，最后儿子只得在候车室外的小店买了一袋，质量当然不会很好。浓油赤酱的霉干菜烧肉上来了，南南吃了一口，菜梗有点柴，瘦肉有点硬。后浪的小眉头紧紧皱起：“爷爷，霉干菜有什么好啦？”我说：“我们的故乡就在这个味道里呀！”

每一种植物的气味，都是通向童年的一条路。请读明日本栏。

童年之味 责编：殷健灵



上海北京路上的老房子 (水彩画) 胡军

编者按：童年，往往是同各种气味和味道联系在一起，而那些气味和味道可能都承载着感情与记忆，并且对人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今起刊登一组“童年之味”，带您重返散发着青草香的童稚岁月。

无风无雨的日子，从书柜里抽出《鲁迅日记》，翻几页，似乎又听到大先生朗朗的笑声。比起教科书里的横眉冷对，我更爱日记里的鲁迅，呼吸从容，筋骨毕现。“蕴如来并持来朱宅所送糕干、烧饼、干菜、笋豆共两婆。”朱宅馈赠乡味不止一次，可堪玩味。“得母亲所寄干菜、芽豆、刀、镊、顶针共一包，分其半以与三弟。”不免怦然心动，大先生对霉干菜终究是念兹在兹的啊！从故乡来的霉干菜在沪广平手中会有何种表现呢，霉干菜焗肉应该有的吧。在绍兴人口中，霉干菜焗肉被叫做霉干菜焗肉。一个“焗”字，其妙无穷。

在我小时候，多次跟姆妈去绍兴柯桥探望卧病的爷爷，一日三餐就靠霉干菜主打，尖尖一大碗，浇几滴菜油，等锅里的饭收水时埋下去，饭焖透，霉干菜也烂如泥。霉干菜是时间与阳光的合谋，霉得透，晒得干，韵味如杜诗沉郁顿挫，只不过一味的咸，送饭有些困难，连吃几天我就不愿配合了。妈妈拗不过，去镇上割一刀五花肉来，切成小块直向菜从深处奔去，霉干菜被魔杖点化，香气四溢，宝光照人。

爷爷去世后，娘娘（祖母）还经常寄来霉干菜。这是沈家老台门的堂房亲戚所制，整棵的大叶芥菜腌透晒干，绞紧成束，像一只拖耷头。细嗅之下，有点腐朽的陈宿气，又仿佛自远古跋涉而来的旅人体味。这是会稽山的荷尔蒙。

霉干菜焗肉是我家的基础味道，吃透了霉干菜滋味的猪肉，比红烧肉更有层次感，沁色白玉般的肥膘与黄渣渣的糙米饭拌匀后，好比上了一层蜡。而经过脂肪浸润的霉干菜，则多了两分妩媚，三分柔弱，咸中带

霉干菜就是故乡

沈嘉禄

甜，回味无穷。霉干菜与猪肉合作完成的那场丽歌，释放着断发文身南蛮子的野性，热情奔放，诚恳坦荡，教我铭记故土与风物，以及母爱。

霉干菜还可以烧汤，或加虾干，或加丝瓜，或加夜开花（地蒲），都有不俗表现，妈妈说夏天喝这个可以消暑。读初一那年，有一天上午妈妈与老爸要去看电影，散场后应是中午十二点了，回家后再烧午饭就晚了。我自告奋勇：“我来！”那是我第一次掌勺，清蒸小黄鱼、黄豆芽炒油豆腐之外，还

忆贺翁《英雄的五月》

殷家键